

贴地生活：菜市场里的女作家



陈慧在窗口电脑前写作。 本报记者郑梦雨摄



陈慧在菜市场卖东西。 徐学栋摄



陈慧在写作。 徐学栋摄

历尽生活的捶打，她在菜市场细数人间百态，用文字抚平心里的褶皱，将生活的疙瘩捋顺

在菜市场里，她汲取写作的灵感。养父母“拉拉扯扯半生的婚姻”、铜匠遭大病后终于戒了烟、开杂货铺的老板娘说起疯儿子红了眼眶……这些成为她笔下的人物。菜市场里的物什也变成了她的修辞：灯泡像“干瘪的橙子”，自己则是“贴地生长的牛筋草”

“我有两个窗口。一个让我趴着，窥视近在咫尺的凡间；一个用来飘着，放纵灵魂四处徜徉”

她不觉得写作有什么高贵的，“生活才是最高贵的，我们可以编排文字，但生活是在编排我们”

在真实的人间生活，如何能全都称心如意？她说，生活是一个容器，她是水，跳进哪个瓶子就成为哪个形状

本报记者郑梦雨

陈慧没有想过会成为作家。媒体镜头突然对准她，她没感到多么惊喜。“你跟卖烧饼的说你上电视了，烧饼会便宜吗？出了两本书，日子没什么改变。”她一直认为自己就是一个菜市场里的“二道贩子”，“写作是爱好，生活永远是第一位的。”

历尽生活的捶打，她在菜市场细数人间百态，用文字抚平心里的褶皱，将生活的疙瘩捋顺。日子在热闹和安静间循环往复。当切身之痛转化成深层的自我抵抗，一个乡村妇人的韧性，从原始中生长出来。“很多个阳光灿烂的午后，我只是像一朵黑乎乎的香菇一样，端坐在我位于小溪边的山间房子里，慢吞吞地写着我想写的文字。”陈慧写道。

她坐在窗口，脸上落满大山的影子。

长短短短的家事：菜市场是值得的

“过去的一阵非常拥挤”，陈慧在最近的文章里写道，“我的世界正在逐年地削减，刚刚浓缩成了一枚与我期望相吻合的琥珀，忽然有扛着摄像机举着话筒的人陆陆续续地从外部钻了进来。”

过去一段时间里，接待媒体来访变成了她的任务，想写的文章拖拖拉拉没有完成，“老有记者来打断我”。有人到她家探访，她只能让他们在家门口等着，没有人能阻碍她做完上午的生意，“他们来了走了，就像一阵风过去了，但我要赚钱的呀。”我在菜市场见到陈慧时，她正被一圈人围着，一根短髻低扎在脑后，皮肤黧黑，嗓门洪亮，拿货、找钱、寒暄，爽脆利落，挎在身上的黑色腰包里装着一叠五块十块的钞票和一些钢镚儿。

因为排行老三，在余姚梁弄菜市场，大家都叫她“阿三”。每天清晨不

到6点，她推上自己改装的推车，里面塞满了上百种生活百货。菜市场里的摊主们、梁弄镇上的乡亲们都知道，摆摊的“阿三”风风火火，“像个男人一样”。她常年摆摊的那条小街在菜市场边，因为她而出名，人们都说买百货就去“阿三摆摊的街上”。她的小摊子像是一个被留在时代远处的地方——来往的大都是老年人，嘴里说方言，用现金交易。她卖的也是一些生活的角落里用到的东西：砂锅夹、苍蝇纸、蚂蚁药、做衣服的顶针、打肉的锤子、割稻的镰刀、鱼刨子、暖瓶塞，甚至剪刀都分成好几种：剪指甲的、杀鸡的、陪嫁用的……

26岁时，阿三从老家江苏如皋嫁到浙东小镇。在此生活的17年间学会了地道的梁弄方言，在菜市场不仅能和村里的老人无障碍沟通，亲切地唤每个婆婆“姆嬷（当地方言‘妈妈’的意思）”，更是提供“售后服务”，给每个老人把东西装好，教给他们用法，用坏了免费帮他们更换。孩子9个月大时，生活所迫，陈慧出来摆摊。她觉得面子放哪儿也没用，受了委屈就忍着，吃了亏也不叫唤。十几年来，路上遇到的都是熟人，她的生意不断被这里的人照顾着，路过的姆嬷说，“她人好啊，找她放心。”

她喜欢菜市场，那是一个亲切、温暖、充满善意、生机勃勃的好地方。人与人的关系简单，她客气地对待顾客，也经常得到顾客的惦记。“那些年纪大的人，十多年了一直找我买东西，找不到我的话，会一直问我去哪了，那种感觉让我觉得人间是值得的，菜市场是值得的。”陈慧说。她也能找到小时候“熟悉的东西”，卖吃食的小摊、麦芽糖、棒冰……这让她想起人生中最美好的童年时光。“生活不尽如人意，我愿意往回看。”

在菜市场里，她汲取写作的灵感。养父母“拉拉扯扯半生的婚姻”、铜匠遭大病后终于戒了烟、开杂货铺的老板娘说起疯儿子红了眼眶……这些成为她笔下的人物。菜市场里的物什也变成了她的修辞：灯泡像“干瘪的橙子”，自己则是“贴地生长的牛筋草”。

从菜市场回家的路，要经过一条长长的斜坡。陈慧使出全身力气，推动一两百斤重的一车“生活”向前走。有了点积蓄，她往家里搬了台冰箱，房间里装上了空调，“想活得舒坦一些”。在这个只有十几户人家的小村里，她的日子简单得分不出昨天、今天和明天。过去的生活像是困在一口井中。“其实我每次只翻动一块砖，我不停翻，就想透些光亮、让新鲜空气进来。”陈慧说。

那一天，她尝试着，从井里凿开一道光。

笔下皆是身边人：真实粗粝，结实又有活力

上午10点左右，梁弄菜市场的热闹劲儿散了。收了摊，菜场里的热闹活络连同推车上的百货一并被收起。陈慧拎着儿子爱吃的西瓜，跨上一架男士摩托车，骑到东溪桥头，拐入一条村道，通向几百米外的小万家村。

一条小溪旁的小平房就是陈慧的家。

凳子长久没有人坐，搁“荒了”；客厅电扇的腿也坏了，醉汉般地摇摇晃晃。一台老旧的台式电脑摆在卧室窗口边，黑色外壳，键盘缝隙里积了厚灰，键面被磨得锃亮。

十几年来，除了在菜市场摆摊外，她大多数时候就这样待在房间里。

2010年冬天，她从菜市场抱回一台电脑，牵上网线，注册了一个QQ号，在自己的QQ空间里断断续续敲下一些文字：

“我想烫头，我想修眉，我想颠覆自己，我想还是算了。”

“内衣是女人的佩枪。菜市场的内衣店里卖花花绿绿的内衣，但是我只穿不带海绵的内衣。”……

最初的写作无关文学，流水一样，断句、篇幅随心。她对着电脑倾泻一通，觉得“心里好舒服”。一年多后，文章的雏形出来了。

“写作就像学走路，我是跟着迈迈步子。”陈慧说。

摆摊的热闹和写作的安静在她身上形成一种互补和对照。去县城进货、等公交的空当，她从站台对面的摊位上买两本杂志，囫圇读一读。平日里打发时间，她喜欢拿起书看，沈从文、汪曾祺……他们笔下的故事生动质朴，跟自己的生活很像，她读着觉得亲切，“跟吃菜一样”。在写作上，她没有宏大的选题和深刻的野心，笔下皆是身边人。

“想写的事情一直惦记着，在脑子里播来播去。”结束摆摊，回到家，午休醒来，创作开始。屋外静悄悄，只有远处传来几声土狗的吠叫。有读者在网上看到文章，夸她写作有灵气，“真实粗粝，结实又有活力”“有一股子韧劲儿”。架不住表扬，她马上挽起袖子再接再厉往前写。

在自己书的后记中，她写下这样的文字：“我从没想过写作有什么用途，就是想让自己安静下来，觉得不那么孤独。专注码字时，仿佛自己是《西游记》里的老妖，肺腑里吐出的舍利球常常能熨平日子里翘起的鸡毛。”

“我有两个窗口。一个让我趴着，窥视近在咫尺的凡间；一个用来飘着，放纵灵魂四处徜徉。”

窗外，青山的脊背抬眼可望，窗户打开，溪水声就顺着流进屋里，流

向下游的四明湖。陈慧长日坐在窗口，在溪水声中分辨雨声，伴着雨声敲打键盘。近百篇故事从她的指尖诞生，她记录下生命的无奈和庄严，卑微与贵重。

电脑就放在她床边的窗户下面，有时候写累了，或者写不下去的时候，她就向窗外看看。窗外有田野和小溪，小溪旁还有一个中风的女人。

陈慧经常看着她。她像一个挤不干净的拖把一样拖着不能动的半边身体在田里干活。

“我眺望她，像在眺望一个珍稀的同类。”陈慧说。

“宽阔的土地是她的退路，细碎的文字是我的救赎。”

收摊后，用文字解决生活里的不如意

几天前，陈慧的腿上生了疮，疼在骨头上。不能走路和摆摊，她躺在家休息了十多天，难得地用起了社交账号，在上面吆喝着卖自己的书。

“我的应变能力很强，但我不能不生活。靠写文章不能生活，不摆摊没有收入了我就得卖书。”她手上拿着刚收到的三张绿色稿费单，单子有些发皱，是当地报纸刊登她的文章后寄来的。

“可以多给儿子买一个西瓜。”陈慧说，“我不忌讳对钱的热爱，这也是对生活的热爱。我自己托不起的我也不惦记。”她觉得她的书就像她推车里卖的商品一样，都是努力生活的佐证，她卖力地吆喝，也得到别人的尊重。

已经出版的两本书《渡你的人再久也会来》和《世间的小儿女》，余姚市政府的文学精品扶持项目替她负担了出版费用，除去赠予亲朋好友的，剩下的加起来卖了3万多块钱。

她始终认为，如果她是“顺遂”的，可能当不了作家。既是身体上的，也是心理上的。

3岁被父母送人，在养父母家长大，又因为生病须终身服药。职校毕业，做过裁缝，开过百货店，26岁从苏中平原的家乡嫁到浙江，遭遇婚变，40岁离婚，独自带着孩子生活，“自己的牌都推掉了”。她用一句话概括自己：“坎坷人生，孤单如影随形。”

摩托车经过村旁的四明湖，她常常停在湖边站一会儿。“普通人的生活浑身都是线头，一拉都散了。”陈慧说。十几年来，她一直骑着那辆铃木摩托车进货，车一开轰隆一声，看上去潇洒飒爽。

“一个女人看似坚强，但原本应该是柔软的性子啊。”她的话音之外似有遗憾，“如果能不当骑车的，而是去当坐车的该多幸福啊。”

因为无可依靠，所以看着洒脱，这种“坚强”，是硬扛着的。一个天性柔软的人，被生活“打

铁”打硬了。在菜市场里风风火火，好像是在掩盖生活中的委屈；她往返于家与菜市场，也往返于笔下的文字和辛劳的日子。

那段时间她更加依赖菜市场，那里热气腾腾，可以找人说说，收集生活的灵气；收摊后，她就独自关上房门写作，用文字解决生活里的不如意。这成为她和生活间一场秘而不宣的博弈。

孤单生活在这个小镇的几年，她过得激进又迷惘。有找她合作出书的、要当学生的、让她开直播的……面对改变生活的可能性，她感到警惕和不安。“那些网红，赚了大钱就回不到原来的世界了。心思浮了，没法静下心来写东西。”

生活的磨炼，锻造出一个固执坚硬、谨慎防备，却又无比清醒的人。“我安安静静过，心里舒服。”“我只赚我能赚的钱，我选择宁静的生活。”在她看来，谨慎也是美德，她清楚自己想要什么，坚定回归到一种“生活主义”。

“他们低估了一个长期浸淫在孤寂中的中年妇女的定力。热闹是别人的，我只想舒舒服服地躺平了睡我的午觉。”

唯独有件事是她接受的——儿子就读的余姚市第三中学请她去讲一堂写作课，她乐意去。她觉得自己靠努力赢得了别人的尊重，能让儿子看看不一样的妈妈，给儿子当个榜样，让他更自信。“我是他脚下的石头，垫着他往前走。”

主动从婚姻中出走，选择一种清简规律的生活……剥去冗杂的旁枝末节，她觉得现在的日子轻松又舒展。

异乡生活 17 年 散漫写作 11 年

前两天，陈慧收到一台电脑，却一直找不到寄出电脑的好心人。她想，或许做这件事的人压根不打算接受她的谢意。

在异乡生活17年，菜场摆摊15年，散漫地写作11年。“谁也不能触摸到我内心深处哪怕微小的一个喷嚏，然而，当这些我没有预想过的善意如同雪夜的火种那样辗转到我的手上时，我才明白自己一直就深陷在恋恋红尘中，从来没有拔出过自己的双脚。”陈慧写道。

在情感上，她是一个保守派，愿意承认自己的弱小。这个生活了十几年的地方，她没有把它当作“家”，只是暂住的地方。但她也无法回到自己的家乡了。

从小在养父母家被悉心照顾，拥有“丰沛而散漫的童年”。那些最常出现在脑海的画面是小小的她坐在青瓦平房的门槛上看书，大门右侧有一排很大的水杉树，到了夏天，大人们会在河边淘米、洗菜、洗衣服，孩子们会下河游泳。农闲时，村里的人背着包裹卷出门，农忙时他们又像候鸟一样飞回

来，邻里间常常一起吃饭，互相帮忙。

那个“遥远”的童年，依旧让她感到幸福。

她认为“饭桌是生活里最大的地方”，生活是所有东西的根本，是她的“主业”。“我只要能站着，肯定不会捡菜叶子吃，肯定要吃红烧肉的。”

吃顿东西是最实在的。她在任何时候都对吃的东西怀着一捧欢天喜地的热情。“如果没有这点小家子气的热情，我都不知道我简单的生活还有什么乐趣。食物给人能量，让我们活着；食物也传递情感，使我们温暖。”人间烟火，有情有义。

陈慧说，生活幸福程度不取决于生活的境遇，而是生活的态度。“我不幸福，所以多做一些与幸福有关的事情，吃点好吃的东西，带孩子看个电影，回家和妈妈吵吵架。我不幸福，但我还和生活对付着，人的心是不满的，我看清生活后依然热爱她。”

她开始学习二胡，以免日后身体不好了推不动推车，还可以拉二胡去菜市场“卖艺”讨生活。这是她对生活的部署和退路。进入菜市场之后，她便不再有高贵低贱的判断了。

她也不觉得写作有什么高贵的，“生活才是最高贵的，我们可以编排文字，但生活是在编排我们。”

“你有能力跟生活叫板吗？生活才是最高级的，你没有选择。我不是战士了，不去抗争了，它给了我什么我就顺着、贴着，让自己不那么难受。生活不会哄你，你只能认清它，融入它。”

十几年来过去，“阿三摆摊的街上”人来人往，有的人来了又走了。她始终没有搬进一个正式的店面，也没有选择利润更高的生意。她依然推着推车在这条街边卖小百货。她感觉踏实，你给我钱我给你货，一块钱一块钱握在手里，就像她生活和为人的道理。

在家的几年，她不种花，种葱、薄荷、丝瓜，都是她平日最喜欢吃的。丝瓜苗里见缝插针栽几根葱，拔起的瓜藤攀上了她的窗，开出几朵金黄色的小花。

从饭桌，到小院，再到生活的边界，陈慧过得越来越清晰。她不愿被冠上“逃离”“觉醒”这样的词，觉得这些“太大了”，“做人还是老老实实的好”。

在真实的人间生活，如何能全都称心如意？她说，生活是一个容器，她是水，跳进哪个瓶子就成为哪个形状。

“我是坐着小船在河里漂的人，漂到哪里是哪里。”陈慧说，“在路上遇到一朵小花，我就把它收藏起来。”